

國朝漢學師承記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甘泉江藩

江永

江永  
慎修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幹纂續缺漏浸多。乃爲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

經綱目數易稿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恒氣恒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且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恒氣恒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恒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論鍾律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鍾清

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有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旣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有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

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盡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盡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敝當分爲二。猶之真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永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彖言

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曠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

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  
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  
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  
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  
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  
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  
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  
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  
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

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誼。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註。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永爲人和易近



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卽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荆溪吳編修紱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舉要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純皇帝崇獎實學

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

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間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尙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

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

金榜  
輔之  
志業中  
榮

謂志與天地概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榮中又字榮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

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卽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飲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

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始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于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七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

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  
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  
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  
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襍引管子釋之。而於  
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  
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收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  
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  
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



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

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夸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  
差多涂巷又廣於遠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  
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  
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彛入周官  
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  
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  
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  
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

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布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

人貨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  
納稅費人貨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  
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  
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  
則同貨財者爲貨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  
其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  
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  
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  
事至依托泉府以行其奸爰据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

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圓邱。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纁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蘭栗。

悉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與國諸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藉於  
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  
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太宗伯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  
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次小  
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饗  
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  
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

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邱之神。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邱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祇人鬼三



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邱以  
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旣於圓邱之禘。宗廟之禘  
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  
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遞  
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  
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  
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

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

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卜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

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豈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釋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

表定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學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泚與藩不以爲然。

戴震  
慎修  
東原

老年得痺痛疾臥牀薦間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寧仁父弁皆不仕君  
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  
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  
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  
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  
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  
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  
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合

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奇之時江君愼修來歙見君目爲儒者一日舉歷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饘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

文肅先生  
教子在壬午前

此有誤

道之

所糾至

當元見

此等第一

高軒易

不

辭大臨

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  
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  
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河間  
紀庶子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  
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  
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  
十有五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



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僭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

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

擬黃道極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微皆勾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如釋言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桃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廕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

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証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濶於經者則經注之濶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濬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肅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

武英殿所刊卽用其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

卷五

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職古今之真偽。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初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

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又訓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憎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

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幸御之力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大過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



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末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

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  
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  
割圖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儀禮  
正誤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章補圖  
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  
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  
部繼嗣爲刊行之君沒後十餘年

高廟校刊石經一日

命小璫持君所校水經注問

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尙在否對曰已死

程瑤田

易田

汪龍

龍泉

王念孫

懷祖

王引之

伯申

上歎惜久之。時人皆謂君若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

特達之知，亦可謂稽古之榮矣。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矩、程瑤田、汪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人。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汪龍字蟄泉，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皆未刊行。親受業者，高郵王念孫字懷祖，乾隆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精於訓詁，著有廣雅疏證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慶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段玉裁

若廬

懋堂

懋堂

同

能世其學。段大令玉裁字若廬。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講求古義。深於小學。著書滿家。刊行者。惟詩經小學錄四卷。說文解字注。卷盧學士文弼紀相國昀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洪舍人榜汪孝廉元亮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孔檢討廣森則姻婭而執弟子之禮者也。懋堂大令之婿曰龔麗正號聞齋。仁和人。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嘉慶丙辰進士。今官禮部祠祭司郎中。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甘泉江 藩纂

盧文弨

盧文弨  
字紹弓  
號磯漁  
又號檠齋  
晚更號弓父  
抱經其  
堂顏也  
人稱曰抱經先生  
其先自餘姚遷杭州  
父存心  
恩貢生  
應博學宏詞科不第  
母馮馮景山公之女也  
文弨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  
既稟家學又得外  
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  
長爲桑調元敬甫婿師  
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  
初名嗣宗爲錢塘  
縣學生員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  
援例入監乾隆戊午

中式順天舉人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

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

命尚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乙酉廣東正考官旋

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明年乞假養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歸田後二十餘年勤事丹鉛垂老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

李茶星

上支道一疏  
補注

紀昀

曉嵐

春帆

石雲

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  
易禮注疏呂氏讀詩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  
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晉萃一書名曰羣書拾補抱  
經堂文集三十四卷及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刊行於世

紀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年自號石雲獻縣人也世爲  
河間著姓祖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  
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夜  
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爲公乃靈物托  
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內二目爍爍



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卽斂矣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命提督福建學政於癸未授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以四品留任晉侍讀學士緣事望誤發烏魯木齊效力至戊所時遣戍單丁五年內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稿得旨減釋爲民辛卯

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

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申授侍讀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異數也又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尙書充

經筵講官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壬子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萬石設十厰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轉兵部尙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

上遣官賁

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縶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

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凶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

旨定奪。

報可乙丑正月奉

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  
十五日卒於位年八十有二奉

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  
甚爲出力由翰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  
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  
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  
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  
卹典查例具奏

賜祭葬

予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  
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  
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扶輿闢幽詞明理正識力在  
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坦率性好滑稽  
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  
也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爲稗官小說而嬾  
於著書少年間有撰述今藏於家是以世無傳者今錄  
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梗概序曰戴君東  
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  
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

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已。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尙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較末之軼明其當作軼不得與與人之軼軼二名溷淆今字

書併軒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兩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銖。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緩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與後橫木。戴君乃曰。軾人言軾間左右名軾之證也。加軾與轅弓長庇軾。軾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軾之證也。軾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軌與衡。而謂軌爲輿下三面材。軌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免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軾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軾人爲之。殆非也。鄭以

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  
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鍤鍤數  
同戴君乃曰鍤之假借字作垵鍤之假借字史記作率  
漢書作遇伏生尙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懸合爲一未  
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旣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  
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  
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  
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  
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  
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



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至舞。斂綢以二。準諸句股。濫銑間八。鉦間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蓋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承棗。莫詳其制。戴君引於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蟬。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死蟪之蟪。轉掉也。蛾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

方綱  
書後

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不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畧又於輶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筭虞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執。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爲之序。首同時翁君覃谿者。亦爲漢學收藏金石碑版文字。若有經義考補兩漢金石文字記行於世。翁君名方綱。

邵晉涵  
與桐  
子雲

大興人乾隆丁卯科舉人壬申

恩科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因老疾以學士歸田

### 邵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  
士父佳欽增廣生君生而穎異少多疾左目微嘗然讀  
書十行並下終身不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  
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

詔修四庫全書金壇首以君名入告

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後  
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右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兼  
文淵閣直閣事於書無所不讀而非法之書不陳於側  
嘗謂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  
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摭他書補  
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邵矣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  
載有薛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闕者以冊府元龜  
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竹汀先生間論宋史紀傳南  
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惻  
備微特事迹不詳卽褒貶亦失其實君聞而善之取熊

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君嘗預修

國史館中收貯

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人焉檇述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諡迹錄輜軒日記南江文集皆實事求是爲學者有益之書君在日下教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詣權要之門所以迴翔清署二十餘年而官止四品也君少

任大椿  
幼植  
子田

任大椿

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君二樹游習聞戢山南雷之說  
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從容談  
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  
鷺川朝詩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  
年己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  
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  
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  
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鈎沉二十卷子

任兆麟  
文田

汪廷珍  
廷珍

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歸安丁小正名杰者。謂曾著字林考逸一書。稿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徧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震澤籍。諸生薦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穉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爲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光祿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廷珍。字瑟庵。十三經義疏皆能闡誦不遺一字。舉經史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己酉。

胡長齡

西原

洪榜

汝登

初堂

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潜通州人博覽羣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已酉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朴同應

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霏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朴授中書而榜未獲雋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遊至晉旋中乾隆



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

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與同郡戴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易詁訓本兩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有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

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紀麗久已刊行爲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誠以孝友著於鄉里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爲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與彭進士尺牘書笥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刪之非其意也藩是時在吳下見其書歎曰洪君可謂衛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洪榜頓首笥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先生行

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  
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  
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  
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  
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  
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  
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  
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  
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

知德會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  
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愼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  
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  
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  
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  
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  
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而皆附於程朱之學  
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  
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釋亦大賢  
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

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

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真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言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人人旣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

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紛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

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餘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



洪梧  
桐生

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  
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  
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  
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  
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  
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  
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  
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弟梧字桐生乾  
隆庚子

召試中書庚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浙

汪萊

子嬰

身貌

尚

雅子信

永存

州府知府博古通今兼工詞翰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  
嬰藩之密友也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

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  
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人有  
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之  
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尚之銳論開方  
題解及泰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寇仇終身不相  
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  
二人而已烏可多得哉孝嬰之友有歙人羅子信者名  
永箴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

洪瑩

字賓華

達史工詩古文亦瓌奇之士也洪瑩字賓華甲子舉人己巳

恩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淹通經史五經皆有撰述亦  
歛人也

汪元亮

汪元亮  
字明之  
以香

汪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爲諸生時有文譽與  
同郡余古農師薛香聞師結詩社於城東睥睨餘子不  
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  
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平生論學則推東原及程君易疇  
論詩文則推古農師屢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

孔廣森

衆仲

搗約

身斬

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夫少時得狂疾忽已忽作作時不省人事日夕叫罵纏綿幾二十年所有著述於疾作時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孔廣森字衆仲一字搗約又字鼐軒曲阜人年十七中乾隆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旋丁內艱服闋補官淡於世情陳情歸養忽遭家難爲訟所累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間卒卒無歡惊未幾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毀卒卒年三十有五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人能品尤工駢體文汪明經

中孫觀察星衍亟稱之。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既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經六藝之微，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啖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歸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祿，卅仍廢鄭司農之註，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騁黃末士明經原恭。」

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  
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  
偽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  
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設歷黃序而僅  
存月采豐刑邁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  
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  
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  
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尚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  
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  
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

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托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鴛。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叫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鐔之篇。備遺事職。寧蓋星弓之款。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財。尋筵旣度。遂知洛邑之朝。圭紱未懸。孰辨營邱之步。以至肆懸舞雩。五

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釗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真  
單于賄漢之銘何嘗盡僞諶鎡之所畫續梁蠹之所更  
釐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  
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  
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  
魯禘嫌王旒璫飾丹雘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道學  
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  
夏園章焉能考據溯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  
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  
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



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  
有略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  
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釋鄭君生  
質之誦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  
提可案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  
學中庸補註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景純有云  
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闌小學未束髮而  
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  
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  
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

十三卷書敘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  
剖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假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  
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  
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  
上協詩騷採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  
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城  
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舉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  
註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  
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篇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  
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

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吟壺斗五律  
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  
讀宅柳之經未曉偈句何能治上興之記爲九章補圖  
一卷原象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  
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卽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  
縣成圖屬元故錄證其縣據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  
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  
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  
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  
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

紅谷  
紅谷

卿訟關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  
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旣貴輜  
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游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  
告稷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  
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  
太元覆孰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  
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  
延佇將來廣森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  
古也世人徒賞其文詞之工抑亦未矣著有戴禮記  
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繼涵字紅谷乾隆庚辰科

李文山深

東澗

素伯

善悅

舉人辛巳成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其子廣棧東原之增  
繼海深於三禮校刊微波榭叢書廣森之叔也同時有  
李南礪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莖晚先世自棗強遷益  
都遂爲益都人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從父遠遊曹家  
亭作記一篇仿赤壁賦見者以爲神童二十一補邑庠  
生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久之謁選廣  
東恩平縣知縣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卒  
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爲世俗之學  
聚書數萬卷手自雘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游  
歷所至學宮寺觀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

不文應

補

舊志

鴻勳字志南

以貢生年五十九卒

治一任案上不列他書

冠義思之累日夜必

而後已

周易觀運尚書義

任讀解春秋辨義者

幾類債札個目詩經周

禮記辨義計百卷上刻

歷城周永年家

桂嶺

善推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盡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  
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墮崖死文藻哭之慟生平樂道人  
善表章潛德如濟陽張處士穆若元和惠徵君定宇婺  
源江君慎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貸園叢書德州梁  
鴻勳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痴人文藻  
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曲阜桂馥字未谷亦  
深小學乾隆己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教授保舉知  
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立篆刻世人重其技擬  
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証五十卷札樸  
十卷近日山左學者以郝君懿行爲巨擘焉懿行字恂

柳鑑行

同元

年廷相

趙君

許鴻磐

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著有山海經注乃實  
事求是之學若近世標竊膚淺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棲  
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谿學士爲藩言之後晤萊陽  
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尙書趙君字北嵐乾隆己酉舉  
人分發江蘇以知縣用性好古錢及金石文字治經爲  
今文尙書三禮左氏春秋之學亦山左之翹楚也又有  
濟寧進士許君鴻磐字漸達者安徽候補同知深於輿  
地之學亡友凌君次仲亟稱之後見所著雪帆雜著一  
冊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臆明祖禹之下其論內地及  
外裔山川瞭如指掌蓋四方經緯洞徹胸中故不爲皮

王夏  
蜀子  
大評

傳之言也。在京師與戴君金溪談及雪帆雜著。金溪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之。失許君矣。又有膠州王夏。字蜀子。號大村。邑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崔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秘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稷一篇。穿穴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